

宮案別記

劇情簡介：

陳世美爲了求取功名，離開家人赴京趕考，得中狀元，被招爲駙馬。在家中苦等不到丈夫的秦香蓮決定帶兒子惟恩和女兒冬妹進京尋夫，卻發現陳世美已改娶了公主。正巧陳世美的轎子經過大街，秦香蓮攔轎告狀，陳世美將她帶回府中，給予金錢勸她回鄉。秦香蓮不肯從命，被陳世美趕出府外。此時內室傳來公主懷孕的消息，陳世美經過種種考量，決定放棄舊時妻兒，派韓琪刺殺香蓮母子。韓琪發現香蓮是陳世美妻兒不忍殺害，遂將他們帶到京城郊外藏匿。十五年後，惟恩冬妹、陳世美和公主的兒子惟義分別長成，陰錯陽差之下惟義將冬妹搶入府中，使陳惟恩和香蓮韓琪一起趕到了駙馬府，喧鬧之中驚動了公主，所有人於是展開關於親情與恩義的論辯，決定是否要原諒陳世美還是將他依國法判罪。

人物說明：

陳世美：秦香蓮之夫，後娶公主

秦香蓮：陳世美之妻

公主

陳惟恩：陳世美與秦香蓮所生長子

陳惟義：陳世美與公主所生次子

陳冬妹：陳世美與秦香蓮所生女

韓琪：駙馬府衛士，曾受陳世美救命之恩

王丞相

鄰人、侍衛、兒童、宮女、賣菜婦人

赴京

(屋中，陳世美教陳惟恩讀書)

陳世美：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兼得，捨生而取義也。

陳惟恩：(複頌)爹爹，這是什麼意思？

陳世美：意思說，君子都把仁義看得比性命重要。

陳惟恩：爹爹也是君子？

陳世美：爹爹讀的是聖賢書，當然也是。

陳惟恩：那我也要像爹爹一樣。

(秦香蓮上)

秦香蓮：官人，時候不早，該起行了。

陳惟恩：爹去哪裡？

陳世美：去京城赴考。

陳惟恩：爲什麼去京城赴考？

陳世美：上京考試，考中了就能做官。做了官接你們上京過好日子。

陳惟恩：考不中呢？

秦香蓮：孩兒—

陳世美：考不中就回鄉教書，也與你們過好日子。

陳惟恩：那爹爹別去了，現在就能過好日子。

陳世美：男子漢大丈夫，怎能不思進取先圖安逸？

陳惟恩：喔—

陳世美：娘子，你我別無親族，此去，家中全憑你照看了。

秦香蓮：官人你就放心去吧，記得你對孩兒說的話。不管功名是否成就，定要早些回來。

陳世美：我省得，你也記得早晚添衣，謹守門戶。

秦香蓮：是了，官人一路保重。

陳世美：娘子保重。(陳世美下，陳惟恩追去)

陳惟恩：爹、爹—(幕落)

一、洞房

後台唱：龍門廣開納新秀

瑤臺喜結鳳凰儔

琵琶絃上歌一曲

兩段心聲絃上奏

(幕起。陳世美、公主、宮女在舞台左，燈亮。秦香蓮在右，燈暗)

宮女：天色不早，請公主、駙馬安歇。

陳世美：曉得了。(宮女下，三聲鐘響)

陳世美：三更了。(唱)

光輝滿堂紅燭燒

新人紅巾只待挑

十年寒窗陰霾掃

年年歲月盼今朝

(陳世美端詳公主，一面暗自得意。秦香蓮縫製衣服，)

秦香蓮：(唱)裁寒衣，密密縫

年年爲他禦北風
今年寒衣又新成
往天涯海角何處送

(白)可嘆家中貧困，這寒衣製成，猶嫌單薄。

(陳世美將公主頭巾掀開一角又放下)

陳世美：怎麼這眼前光景，似曾相識？(有些心虛的一笑)我原是二次成親。說相似卻又不

然。

(秦香蓮將布蓋在頭上，陳世美走上前與秦香蓮並肩，回憶從前場景)

陳世美：想從前，錦帳初結百年恩
燈下暗窺帳中人
雖然寒素貧家女
卻是眉眼神秀語溫存

(秦香蓮揭開蓋頭，眼望陳世美同唱)

不羨天上鳳凰飛
效一對鴛鴦棲繡枕
伴君讀詩書，三更燈火到五更
君伴我織素，絲絲線線繞心存
日間眉畫勻，夜來酌酒溫
盼青春常相守，攜手度黃昏

(陳世美慢慢回到左台，秦香蓮如夢初醒)

那知飛鴻踏過雪無痕
振翅一去不回身(回頭看見單盞燭光，嘆氣)
閨中人夜半對孤燈
任他臘淚頻滴、新痕壓舊痕

陳世美：這洞房華美燦爛，自然不比舊時。(環視洞房，讚嘆不已)

秦香蓮：(繞桌徘徊，唱)望夫君在京城平步青雲

陳世美：進京城繁華無邊冠蓋如雲

秦香蓮：是否蟾宮折桂報佳音？

陳世美：我急欲蟾宮折桂報佳音

秦香蓮：是否帽插金花懸金印？

陳世美：若不能帽插金花懸金印

秦香蓮：是否見了富貴迷本性？

陳世美：枉叫那富貴人家恥笑頻

秦香蓮：是否嚐了佳餚諾言吞？

陳世美：因此暫將那回鄉的諾言吞

(秦香蓮將寒衣貼在身上，慢慢走動，嘆氣)

秦香蓮：我夫君真是那樣的人嗎？我爲何萬般疑他？

(唱)或許他，落第無顏回門庭

陳世美：百般幸，科舉一開得成功

秦香蓮：或許他，缺少盤纏受寒侵

陳世美：千般幸，成名風光我來領

秦香蓮：或許他，水土不服染時症

陳世美：萬般幸，皇帝太后多垂青

秦香蓮：或許他，身遭困頓無人應

陳世美：多般幸，件件賀我登龍廷

陳世美：想我初到京城，眼見這繁華無邊，冠蓋如雲，自家一身寒素，好不慚愧。若不能立功名儕身富貴，豈不是空走一遭？所幸如我所願，一試成功，金殿對策辯才無雙。太后見我人才兩全，命公主下嫁。我本想推辭，奈何……(唱)

陳世美：一個是糟糠妻家中久候
一個是帝王家聖命當頭

(白)香蓮啊—

願與你鳳冠霞帔、金簪羅袖
願和你乘車駕馬、攜手同遊
卻怕抗皇恩、頻推就
到手的功名付水流

陳世美：停妻再娶，矇騙皇家也是大罪，可就算香蓮到來，一只休書、一封銀兩叫她回去，還有哪個知曉？(唱)

乍耳聞戰戰兢兢
過一時喜氣盈盈
盼得來一呼百諾千人應
誰人選十年寒窗仍守貧

秦香蓮：他在京城做些什麼，我在家鄉哪能得知？

陳世美、秦香蓮：思前想後好不感慨

陳世美：(唱)解冠帶好入羅帳深

秦香蓮：(唱)整行囊尋夫入京城

三、尋夫

(眾兒童上，手拉手圍著圓圈跳舞唱歌)

勤讀書，莫偷懶

勤讀書，學問好

學那狀元陳世美

鄉下人把狀元考

娶公主，做大官

人人都說好

(陳惟恩上)

陳惟恩：你們唱些什麼？

兒童一：唱歌啊。

兒童二：這是京城最流行的歌，你都不知道？

陳惟恩：我剛剛到京城來，沒有聽過。

兒童一：原來是鄉下來的。

兒童二：跟狀元公一樣。

兒童一：那你也能作大官。

兒童二：娶公主。

兒童一：跟陳世美一樣。

陳惟恩：你們胡說！

兒童一：誰胡說了？我們先生就是這樣講的。

兒童二：別理他。

兒童一：對，別理他。(拍手玩耍，下)

(秦香蓮抱冬妹上)孩兒，怎麼亂跑？

陳惟恩：娘，你聽他們說什麼？

秦香蓮：說什麼呀？

陳惟恩：說爹爹他、他考上了狀元。

秦香蓮：(大喜)是真的嗎？好極了！

陳惟恩：還.....

秦香蓮：還怎麼樣？

陳惟恩：還娶了公主。

秦香蓮：娶了.....公主.....(神情恍惚)這是.....真的嗎？

(唱)霎時間悲喜交雜、兩般盼望懸一心

喜聽他高第就功名

悲聞他未送舊人便迎新

但願此語是真信

又寧可他人誤傳音

令我悲悲喜喜、喜喜悲悲，時信時不信

(後台兒童聲音重複唱兒歌)

聽傳唱人人皆知情

由不得將信將疑將他信

天啊天，這冤屈怎承，血淚難吞

斑斑點點袖上痕

舊鶉衣千千結成恨

悽慘無處放悲聲

我恨那玉樹瓊花結綵燈

我恨那眾口一詞稱羨聲

我恨他得志無復書生節

我好比、屈死的竇娥，冤向誰伸

(內)駙馬遊街，鳴鑼開道—

秦香蓮：(恍惚地)駙馬遊街，鳴鑼開道.....陳世美，你.....要到哪裡去？

(唱)你將故里遠拋開

你將舊情親手埋

魚躍龍門游滄海

雲端可見？舊日池塘將你待

倒不如，一死拚得轎前擋

將我夫婿喚回來

秦香蓮：走，我們去找爹爹！(拉著陳維恩走了幾步又停下，背)若是陳世美不願相認，豈不是傷了孩兒之心？

(賣菜婦人挑籃上)

賣菜婦人：駙馬爺的車駕要來了，快走快走！

秦香蓮：大娘慢走！

賣菜婦人：(回頭)有什麼事啊？

秦香蓮：大娘，小女子是駙馬同鄉，遠道而來有求於他，帶著孩兒不方便，請你替我看覷一會兒，我去去就來。

賣菜婦人：哦，是這樣啊，好好好，你快去快回啊。

秦香蓮：多謝大娘。

陳惟恩：娘去哪裡？

秦香蓮：去找你們的爹爹。

(陳惟恩抱冬妹下，隨賣菜婦人下)

(陳世美乘轎上，侍衛開路)

侍衛：閒人迴避。

秦香蓮：(奔向轎前)冤枉啊—

(侍衛攔住秦香蓮，秦香蓮作哀求狀，侍衛點頭，回到轎前)

侍衛：啓稟駙馬爺，有一婦人攔轎喊冤。

陳世美：有冤情叫他上衙門告狀。

侍衛：但他言道，只有駙馬爺能替他做主。

陳世美：這.....叫他上來。

侍衛：是。(侍衛招手，秦香蓮上前)

秦香蓮：冤枉啊—

陳世美：那婦人，你有何冤情，速速講來。

秦香蓮：小婦人尋夫不得，請駙馬爺做主。

陳世美：呸！胡言亂語！你尋夫不得，與本宮何干？

秦香蓮：小婦人不只尋夫，還要尋惟恩、冬妹之父。

陳世美：啊！(下轎)你抬起頭來。

秦香蓮：(抬頭)駙馬爺看清了嗎？

陳世美：你、你、你.....(背)他當真找我來了。(白)來人！與我轟了下去！

侍衛：駙馬爺，你爲何不接訴狀？

陳世美：要你多口！快快趕人！

(眾侍衛將秦香蓮押走)

秦香蓮：夫啊—(唱)喚一聲賢夫君爲何不應
怎忍心背轉身、佯作陌路人
奴的夫啊，難道忘了曾經
一家和樂四身影

陳世美：且慢—(白)來人，將他帶回府去，待本宮審問。

侍衛：駙馬爺又要問了。喂！那婦人，你隨我來。(同下，燈暗)

(燈亮，駙馬府中，陳世美坐立不安。侍衛帶秦香蓮上)

侍衛：駙馬爺，婦人帶到。

陳世美：知道了，你們下去。(侍衛下)

(陳世美、秦香蓮互相打量，秦香蓮嘆氣、拭淚，陳世美背向他坐下)

陳世美：你爲何在此？

秦香蓮：陳世美，你.....你又爲何在此？

陳世美：唉，一言難盡啊.....

秦香蓮：兒女不見父親，整日吵鬧，你可知道？

陳世美：(突然轉身)兒女在何處？

秦香蓮：在別處等待。

陳世美：怎麼不帶著他們？
秦香蓮：他們若見了駙馬爺，你該如何回答？
陳世美：哼。
秦香蓮：難道你不思念兒女？你離鄉時說的什麼話來？
陳世美：皇命如此，我也是逼不得已。
秦香蓮：你不曾稟明已有妻兒嗎？
陳世美：聖命難違。
秦香蓮：是前程難違吧？
陳世美：這……
秦香蓮：親人就比不上你的功名？
陳世美：無有功名，我多年苦讀，所爲何來？
秦香蓮：你娶妻生子，又所爲何來？
陳世美：不要再說了，我這裡有一筆金銀，足夠你將兒女扶養成人，拿了快走吧。
秦香蓮：要走，你與我們同走。
陳世美：我已是東宮駙馬，朝廷命官，如何走得？
秦香蓮：(唱)從來富貴不久長
陳世美：世上何事稱久長
秦香蓮：還需正直不欺罔
陳世美：及時行樂才應當
秦香蓮：你將實情對天子講
陳世美：木已成舟何話講
秦香蓮：天大罪名妻與你同擔當
陳世美：欺君的罪名你怎擔當
秦香蓮：(白)你、你也知是欺君，你又何只欺君而已？(唱)
天知地知猶想欺瞞
待君王知天下曉回頭也難
舉案齊眉，敬出個郎君將案翻
夫唱婦隨，幸不曾隨你食心肝
勇往直前你不曾回頭看
路早斷、船也翻
黃粱一夢不可戀
若不快將心魔遣
就等那惡行滿、國法判
閻羅殿前上刀山
陳世美：呀呸！休得胡言！(唱)
我身是朝廷命官
與你早地隔天懸
廟堂裡哪有人閒來無事
將家務瑣事從頭辯
就算是陰曹地府
也知道情有可原
刀山火海爲誰設
也只將殺人放火強梁辦
秦香蓮：你不回去，連兒女也一面不見？
陳世美：我……我身在朝堂，多有不便。

秦香蓮：兒女若問起呢？

陳世美：說你未尋到我便是了。

秦香蓮：惟恩孩兒聰明過人，你瞞得了他一時，瞞不了一世。(唱)

尊父命聖賢篇常頌讀

要學你詩禮滿腹

未知你口是心非

得手功名輕拋除

早知是虛言，欺兒是何故

從此難信人間恩義聖賢書

陳世美：此一時彼一時，世間之事哪能一概而論？你拿了金銀，快快去吧！

秦香蓮：你當真全不念夫妻父子之情？(唱)

你我是青梅竹馬幼結縈

經不得皇家一命生別離

親兒女，也曾是手捧如珠玉

捨得一夜間棄之如遺

陳世美：(背)我還是認了他吧。(轉身面對秦香蓮)不、不可！認了他等於認了欺君之罪啊！

(內)公主回府。

陳世美：(東張西望)啊！公主回來了。快走快走，若被公主撞見，吃罪不起。

秦香蓮：我便要見見公主，告你停妻再娶之罪！

陳世美：休得在此胡鬧，侍衛們，與我轟了出去！

(侍衛押秦香蓮。)

陳世美：且慢！(背)我的親生孩兒又該當如何？我、我還是認他吧！

(公主在後台喚駙馬)

陳世美：啊！罷了罷了，押了下去！

秦香蓮：陳世美，你一

(侍衛押秦香蓮下。)

陳世美：他定是不肯罷休，萬一事跡洩漏……(對內)侍衛何在？

(內)在！

陳世美：那婦人往哪裡去了？

(內)往城南而去。

陳世美：城南只有一座古廟可棲，香蓮身上定無有盤纏，天色將晚，他該往古廟而去。

(宮女上。)

宮女：恭喜駙馬爺。

陳世美：喜從何來？

宮女：方才公主進宮面聖，身子偶有不適，太后召太醫診治。太醫言道公主乃是喜脈。

陳世美：當真！

宮女：千真萬確。

陳世美：(大喜)好好好！你去告訴公主，說本宮就來。

宮女：是。(宮女下)

陳世美：公主有身孕了……(突然驚覺)公主腹中的也是我的親生孩兒，如今怎能兩全？(在舞台上繞行，猶豫不決)唉！兩者不可兼得，世事向來如此。罷了、罷了！韓琪何在？

(韓琪上)

韓琪：韓琪在此。

陳世美：哦。韓兄弟，你在府中這些時日，過得可慣？

韓琪：甚好。

陳世美：你覺本宮待你如何？

韓琪：韓琪犯了死罪，是駙馬所赦，又蒙駙馬收留在府，待如兄弟，恩重如山。

陳世美：本宮有一事囑託，你可願往？

韓琪：在所不辭。

陳世美：本宮在家鄉之時，有三個無賴惡徒常來滋擾。如今又來敲詐，實在可恨，要你替本宮除害。

韓琪：竟有如此大膽之人！那三人何在，待我手起刀落，除此奸賊！

陳世美：那三人往城南古廟而去。

韓琪：待我趕去！

陳世美：(猶豫貌)且慢！

韓琪：駙馬還有何吩咐？

陳世美：我問你，若有一人對你為禍甚大，那人卻與你相知已久相交甚深，該當如何？

(韓琪仍不知情，以為陳世美是和「惡徒」曾是關係深厚的友人)

韓琪：不如我將他們三人喚來，駙馬當面訓斥一番，若他們不肯善罷，送交官府就是了。

陳世美：我早訓斥過了，他們卻不肯罷休啊！

韓琪：哼！如此惡徒，的確該殺！

陳世美：這個.....

(內)：公主請駙馬涼亭說話。

陳世美：(背)糟了，該不是公主知曉了吧？(白)韓琪，你速速前去！等等.....我要人頭來見。

韓琪：是。人頭來見！

陳世美：美酒三杯，飲了，祝君成功。

韓琪：遵命。(飲酒，下。幕落)

四、殺廟

(秦香蓮攜兒女上)

秦香蓮：遭趕出門無處奔，又遇這風雪阻道.....前面有座古廟，只好暫時棲身吧。(進廟)

陳惟恩：娘，我們不是去找爹爹嗎？為什麼要住在廟裡？

秦香蓮：孩兒，你爹爹他.....公務纏身，晚點就來接我們了。

陳惟恩：爹爹他不會忘記嗎？

秦香蓮：要是忘了啊—

陳惟恩：忘了怎麼辦？

秦香蓮：就再找他一回吧。(唱)

陳世美他此刻安然高坐

賞雪景飲美酒縱情歡樂

我這裡荒村破廟風蕭索

枯藤老樹鬼吟和

陰慘慘、魂影相追

聲悽悽，魅語如梭
茫然顧、手無措
同悲咽、恨偏多
仍抱緊嬌兒對他說
你爹爹無情事兒他不做

陳惟恩：娘，爹爹怎麼還不來？

秦香蓮：再等一會兒，爹爹就來。

(韓琪持刀上)

韓琪：奉了駙馬命，前去追殺惡徒。古廟到了，不知有人沒有？(敲門探看)

陳惟恩：娘，是爹爹嗎？

秦香蓮：是陳世美來了嗎？他早時不認妻兒，此時卻想通了？(對外叫)是什麼人？

韓琪：(尋思)是婦女和小兒的聲音，待我再敲一遍。(敲門)

秦香蓮：他怎麼不出聲？這荒郊野外，別是歹人啊！

韓琪：無有聲音。駙馬要我來殺三個惡徒，怎麼是婦女和小孩？莫不是我走錯了？可城南儘此一座古廟。待我進去一看。(推門，陳惟恩大叫)

秦香蓮：你、你是何人？(韓琪不語，左顧右盼)

韓琪：只有婦人與幼兒，哪來的惡徒啊？(不斷徘徊，反覆思量)

秦香蓮：你、你究竟是何人？

韓琪：在下是過路行人，天晚無處歇宿，見這裡有座古廟，想暫作休息，大嫂不必驚慌。

秦香蓮：原來是過路行人。

韓琪：大嫂為何深夜和兩幼兒在此？

秦香蓮：和你一般，也是無處可宿，和兒女暫避在此。

韓琪：你丈夫難道不在？

秦香蓮：我丈夫半年前進京求官一去不回，我是帶兒女找他來的。

韓琪：你丈夫姓什名誰？

秦香蓮：陳世美。

韓琪：陳世美！

秦香蓮：不錯。

韓琪：(背)世上同名同姓的也多。他是哪裡人士？

秦香蓮：是荊州湖廣人士。

韓琪：(背)那就不會錯了。但恩人已娶了公主，哪裡又來了個妻子？(白)你丈夫真是陳世美？

秦香蓮：正是。

韓琪：啊呀！(唱)

聽得恩人說奸佞
怒氣沖沖要來尋
卻不料是他至親
叫韓琪我怎守信
他大難中救我性命
赴湯蹈火難報深恩
我本應萬丈深淵不辭臨
速成願命不違心
三尺劍卻難下幼兒的身
(白)恩人啊！兒女和你有什麼深仇？
(唱)不惜殘殺骨肉親

秦香蓮：(唱)見他汗淋淋雙眼圓睜
不由得我心生疑問
如今世道惡人多
可是見孤弱陡生覬覦心
怕什麼奸徒強、刀鋒勁
護兒女敢把性命拚
(指韓琪)哪裡來的狂徒？我與你說，我們母子三人無有銀錢，要便取我性命。要是敢動我的兒女，九泉之下叫你不得安寧！

韓琪：(背)這……莫不是被她看出蹊蹺來了？(白)大嫂不必害怕，我只是過路行人，隨口一問別無他意。

秦香蓮：果真如此？

韓琪：這個……不假。

秦香蓮：如此得罪了。

韓琪：好說好說。聽人說陳世美是新科狀元，已招為駙馬，你就算是他的髮妻，又找他何來？

秦香蓮：就算他招為駙馬，也不改我二人曾經結髮，斷他與兒女骨肉牽連。

韓琪：你可曾尋到他了？

秦香蓮：(唱)這一問傷心事兒又重提
遠家鄉攜兒女跋涉千里
一路上少盤費、多行乞
亂石刺穿雙腳底
荊棘勾破避寒衣
嚐遍辛酸飲盡淚
才到京城繁華地
苦人兒卻早遭遺棄

韓琪：卻是如何？

秦香蓮：他一朝得勢忘根本
從前說接妻兒共享天倫
到頭來貪富貴入贅皇門
妻子兒女全不認
一頓亂棒趕出門

韓琪：如此可惡！恩人啊！(唱)

當你是仗義行俠偉書生
背後行徑不堪聞
你欺天欺地欺國君
枉費我赤誠一片將你信

(白)韓琪啊韓琪，你差點就成了他的虎狼之爪，誤殺無辜！那你如何打算？

秦香蓮：我還不曾打算

韓琪：若有盤費，你可願回鄉？

秦香蓮：難道放那負心人逍遙自在不成？

韓琪：或是找個官府，告他停妻再娶？

秦香蓮：自古來官官相護，何處告狀？

韓琪：開封府有個青天大人，姓包名拯，愛民如子不畏權勢，你何不找他去？

秦香蓮：愛民如子不畏權勢？那更加不能找他告狀。

韓琪：卻是為何？

秦香蓮：(唱)官官相護不可靠
愛民如子也難了
秦香蓮非把等閒人來告
他是狀元郎朝廷選挑
駙馬爺天子親招
(白)當官的誰敢接案，就是接了啊—
(唱)得罪了天家事不小
懲治了負心人，要丟了烏紗帽
洗清了沉海冤，反近了黃泉道
爲我一樁事害了個賢府曹
往後天下的生民誰來保

韓琪：如此聽來，他竟是個大賢大德的女子，比那駙馬強過百倍，斷不能殺。可駙馬品行雖壞，我仍受他大恩未報，況且他要我提人頭去見，又該怎生是好？

(下定決心)不瞞你說，我不是過路行人，乃是……

秦香蓮：是什麼？

韓琪：是駙馬爺派我來……唉！叫我好難啓齒—駙馬爺命我來殺你三人，提人頭回去覆命。

秦香蓮：啊！陳世美，你、你、你還生著人心嗎？(唱)

陳世美—
你貪富貴捨死忘生
拋妻棄子已難忍
殺妻滅子猶可恨
而今落入虎狼口
只求兒女去逃生

秦香蓮：事已至此，就請動手，殺我無怨，求你放過我兒，否則……

韓琪：(大笑)罷了罷了，報恩不在殺人上。我不殺你。

秦香蓮：多謝壯士。

韓琪：但我也不放你。

秦香蓮：你待如何？

韓琪：要保你兒女無事，且隨我來！(同下)

五、搶親

(後臺唱)：流年光陰容易過

花開花謝隨風落
誰家兒女初長成
蛾眉翠袖春衫薄
日逐彩蝶花影裡
須與惹起舊風波

(冬妹舞蹈上，秦香蓮上)

冬妹：好多蝴蝶啊！(唱)
風陣陣落花吹滿頭
雨輕輕拂面溫柔
看春郊多少人遊
天仙畫境滿目錦繡

秦香蓮：(唱)思悄悄幽人偏瘦
雨瀟瀟打得花透
看落花春光難留
長年堆積愁，滿目藏憂

冬妹：三月三日天氣新……唉，看城中多少青年男女，都到郊外踏青，令我好生羨慕。恨不得也有人與我同遊，勝過這般形單影隻。

秦香蓮、冬妹：(唱)那遊人雙雙泛輕舟
彩蝶對對花間遊

冬妹：盼啊盼，盼不到相親相敬成佳偶。

秦香蓮：悔啊悔，悔不該叫夫婿覓封侯。

冬妹：無處寄情，荒郊寂寞愁

秦香蓮：女大當嫁，絕不嫁讀書種子自尋愁

冬妹：娘，您心緒不佳，又想起爹爹了嗎？

(秦香蓮轉頭嘆氣)

冬妹：您總是說，爹爹就來，爹爹就來。一十五年，來的卻只有韓叔叔，他早已將我們忘懷了吧？

秦香蓮：也許。

冬妹：娘不必難過，無有爹爹，有我和哥哥二人。

秦香蓮：也是。

(陳惟恩上)

陳惟恩：娘，韓叔叔來了，有事和您商量。

秦香蓮：就來。你陪著妹妹賞花。(下)

冬妹：哥哥，你看前頭好生熱鬧，我們也去瞧瞧。

陳惟恩：人多龐雜，恐有不便。

冬妹：看一眼何妨？啊，那隊人馬朝此來了。

(陳惟義帶隨從上)

陳惟義：(念)春風得意馬蹄急，遊春踏青神飛揚。
有了皇親作庇蔭，不做官時也風光。

隨從：閒人讓路。

(陳惟義撞到冬妹)

冬妹：唉呀！

陳惟恩：妹妹，無有事吧？(指陳惟義)你與我下來！

陳惟義：你知我是何人？豈是你叫下來就下來的。

陳惟恩：無論你是何人，也不得騎馬橫衝直撞。

陳惟義：(對隨從說)你告訴他。
隨從：我家少爺是當今聖上的外甥，公主的兒子。
陳惟義：(對陳惟恩)聽見了，方才你叫誰下馬？
陳惟恩：叫你！
陳惟義：我偏不下馬，你待如何？
陳惟恩：你非下不可！(手拉馬疆，陳惟義摔下馬)
陳惟義：你.....你摔得我好！
陳惟恩：別人摔不得你，我偏摔得你。我問你，你爹爹是哪個駙馬？
陳惟義：陳駙馬。
陳惟恩：若是陳駙馬，那你便是我.....
陳惟義：是你什麼？
隨從：是你什麼？
(陳惟恩低頭嘆氣)不提也罷。
冬妹：哥哥，你莫和人爭吵，趕緊回家吧！
隨從：(探頭)少爺，你瞧這個姑娘。
陳惟義：好一個標緻的姑娘，真沒撞錯人。(大笑)姑娘，你同我回家如何？
冬妹：跟你回家作什麼？
陳惟義：我家裡有山珍海味、綾羅綢緞，包你喜歡。
冬妹：我不喜歡。
陳惟義：還有珍禽異獸，鳳凰孔雀，陪你遊玩。
冬妹：我養的小雞小鴨可愛的多。
陳惟義：這.....有了。還有數不盡的花兒，隨時開放。
冬妹：花兒嗎.....
陳惟義：保證都是你沒見過的。
冬妹：這.....
陳惟恩：慢著！你和他說些什麼？
陳惟義：說要回我家去。
陳惟恩：回去做什麼？
陳惟義：回去給我做個老婆。
陳惟恩：這萬萬不可！
陳惟義：不可是你說的，可以是我說的，看看是誰說的管用？我們現在就去，好不好啊？
陳惟恩：妹妹，不能去。這花兒到處都有。
陳惟義：這人怎麼這麼難纏？(設計)有了。(大叫)有強盜、有強盜啊
(眾鄉人上)：有強盜！在哪裡？
陳惟義：(指陳惟恩)就是他！
(鄉人圍住陳惟恩，陳惟義和眾隨從搶走冬妹，陳惟恩掙扎、和眾鄉人打鬥、掙脫)
陳惟恩：你們弄錯了，他才是強盜，把我妹妹搶走了！(急追，下，幕落)
(韓琪上唱)
韓琪：韶光流年多替換
猶如邯鄲一夢還
(白)自我將駙馬的妻兒安置在外，已過十五春秋，始終未曾回府，想必駙馬見怪。
唉！駙馬，恩人啊—(唱)
我替你養妻兒京城郊外
免得你犯罪名天地怨怪
但願兒女不記你良心壞

將來事憑天地安排

(白)一十五載，事隨境遷，有朝一日你們全家團圓，前嫌盡棄，韓琪才算是大恩得報。

(秦香蓮上)

秦香蓮：韓兄見禮。

韓琪：哦，大嫂。這是下月的銀米，給惟恩冬妹做的新衣。

秦香蓮：偏勞你了。這許多年，要不是韓兄你啊，我們母子早已……

韓琪：大嫂就不必再說了，惟恩冬妹如我親生，照看他們是應該的。

秦香蓮：我要他們認你為義父，你卻又不肯。

韓琪：(苦笑)大嫂，韓琪有一事相商，說成了再認不遲。

秦香蓮：請講。

韓琪：我想帶惟恩冬妹與駙馬相見。

秦香蓮：那人早已忘了兒女，見他何來？

韓琪：難道讓他們懷恨父親一世？長年躲在荒郊嗎？

秦香蓮：(點頭)讓孩兒躲在荒郊，的確誤了他一世。但就算他肯見，公主……

韓琪：我暗中引駙馬出府，不讓他人知曉便是。

秦香蓮：這……

(鄰人上)

鄰人：不好了、不好了！

秦香蓮、韓琪：什麼事不好了？

鄰人：冬妹被駙馬府的人搶去了！

秦香蓮、韓琪：哪個駙馬？

鄰人：陳駙馬，你家兒子已經追去了。

秦香蓮：啊……

韓琪：大嫂莫慌，我們快快趕上。(扶秦香蓮下，鄰人下)

六、闖府

(陳惟恩上，唱)急忙忙穿街越巷

心焦急似雨打風狂

怕只怕，惡夢再臨、災星又降

赤手空拳闖高堂(繞場，停下)

(白)一隊人馬直入正門去了，看來還不遲(大門關上聲響)

唉呀！(唱)轟然一響，聲震心門

抬頭望、高入雲

朱紅如血重沉沉

壯如泰山來壓身

敲醒我的當年事

古廟門開一聲驚

狂風進、刀光影

刀上隱隱泛血痕

慈母護兒淚淋漓
鋒芒下險喪了殘生

(白)母親與韓叔叔都道我年幼，早已遺忘，怎知是刻骨銘心？

(唱)十五載教養之恩

難洗淨鋼刀高懸、一幕夢魘糾纏深

(白)這一道門啊—

(唱)藏富貴、奪人心，遮眼不見貧與困

隱榮華、絕天倫，掩耳不聞悲哭聲

功名由此入，禍患由此出

父親啊—你種下的大禍報應在兒女的身(下)

(幕起，陳世美、王丞相在廳堂飲酒)

王丞相：又得浮生半日閒，談詩飲酒話前賢

陳世美：(舉杯)老相國請。

王丞相：駙馬爺請。

王丞相、陳世美：哈哈。(後台喧嘩)

王丞相：駙馬爺家中熱鬧啊？

陳世美：小兒性喜玩鬧，想必在弄什麼新花樣。

(後台)站住！不得放肆！

陳世美：看來在學三堂會審

(後台)拿住他！拿住他！

陳世美：(笑)是在學官兵捉賊。

(後台)哪裡走！

陳世美：這是陣前交戰。

王丞相：看來這文武官吏，令郎都佔全了？(後台吵鬧聲大作)

陳世美：本宮與丞相在此飲酒，你們鬧些什麼？

(侍衛上)啓稟駙馬，有人闖府！

陳世美：什麼？有人闖府？

侍衛：是。那闖府之人已經拿下。

陳世美：帶上來。

侍衛：是。帶上來！

(眾侍衛押陳惟恩上)闖府之人帶到。

陳世美：嗯。

侍衛：駙馬爺，這人和公子長得很像啊。

陳世美：呸！胡言亂語！下去。(侍衛下)

王丞相：我也看。(端詳)駙馬爺，他不僅長得像令郎，和你也頗相像啊。

陳世美：老相國取笑了。

(陳世美禁不住好奇心也審視陳惟恩，震驚，從椅上站起，退後)

陳世美：(唱)乍一見風采天然

彷彿我年少時攬鏡自看

憶往事、翻舊夢，前塵撲面

風未平、浪未靜，又起波瀾

(白)來人！速將這狂徒送官府嚴辦！

王丞相：慢來！駙馬爺，此子不像歹人，待我問問。(對陳惟恩)你姓什名誰？

陳惟恩：小人陳惟恩，見過大人、(故意拉長聲音)駙—馬—(陳世美酒杯落地)

王丞相：駙馬爺，有何不妥？

陳世美：沒、沒有。

王丞相：哈哈，你和駙馬是同宗，這便好說話了，你為何闖府？

陳惟恩：駙馬之子搶我親妹，來此要人！

陳世美：(迫不及待地)來人！叫公子速速放人！

王丞相：知錯必改，駙馬府好家風。

(陳惟義、冬妹上)

冬妹：哥哥。

陳惟恩：妹妹。(陳惟義攔在其中)

陳惟義：慢來！你不過是要幾兩聘銀罷了，喏，銀子給你，人還是我的。

陳世美：(大怒)畜牲！

陳惟義：(驚嚇，向前討好的說)爹爹，何必生那麼大氣，您不是老催著我娶媳婦，如今我挑了一個，您別是不滿意吧？

陳世美：你、你、你.....(唱)

多年來虧心事長繫心間

兒一問我有口難辯

(面向陳維恩)

本擬今生永無相見日

怎知又天差地錯逢兒面

是該相近、該疏遠

忍看他橫眉怒目將我怨

王丞相：哎！娶親要三媒六證，抬花轎、拜高堂，哪有如此隨便的？

陳世美：丞相說得對。

王丞相：你該找他的父母商量商量，才是正理。

陳世美：啊！(坐倒椅中)

王丞相：陳惟恩，你父母現在何處？

陳惟恩：(唱)數對目光將我看

遲疑不敢吐真言

他坐倒椅中雙手顫

又有何事起心間

(王丞相、陳惟義：你快說啊！)

十數載未曾謀面

終究是天生骨肉牽連

兒女立面前平平安安

不求別事，指望你心有所憐

(白)我真想知道，當年你若親見我母子三人的人頭

心中何所感

可曾悔羞慚

抱人頭淚下如泉

還是喜去芒刺心頭懸

陳世美：都是韓琪！

(唱)堂堂正正許諾言

持刀一去就不回還

也曾尋他千百度

到今日真相才呈現

王丞相：你有什麼難言之隱，本相替你做主。

陳惟恩：原來是相國大人。

王丞相：不錯。

陳惟義：你該不是連父母之名都忘了吧？

冬妹：我爹爹叫做陳世美，他好多年沒回家了。

王丞相：(狐疑地)陳.....世美.....(陳惟恩轉頭拭淚)

冬妹：哥哥，你怎麼了？

王丞相：(繼續思索)陳.....惟恩.....惟義.....正好是一對兒。(恍然大悟)駙馬爺！你、你.....
他.....他....

冬妹：哥哥，你說話呀！

陳惟恩：(指陳世美)他、他就是我們的好爹爹！

陳世美：(沉默)

冬妹：什麼？

陳惟義：哈哈，要是我爹是你爹，我不就是你們兄弟？

陳惟恩：正是。

陳惟義：爹爹，他說的是假話吧？你別讓我老婆娶不成。(陳世美不語，陳惟義垂頭)是.....
是真的啊.....

冬妹：(撲上)爹爹，你怎麼不回家，娘天天都在等你。

王丞相：(唱)看駙馬面色如丹

這二男一女貌出同源

此情不用巧口辯

難道是少年時風流孽緣

陳世美：(狡辯)你娘早已被我休棄，等我何來？

陳惟恩：才不是這樣！

陳世美：當年你年紀幼小，哪裡知道實情？

陳惟恩：我雖年紀幼小，可看得明白，你是.....

陳世美：(趕忙打斷)哼，你不知實情便前來攪鬧，可知國法罪不輕饒？

陳惟恩：(冷笑)你問我犯何罪

我該將此語還問誰

我罪在不將殘生隨流水

我罪在苟活將你聲名累

陳世美：(唱)他一心與我來作對

我卻無語斥其非

到如今怎把全身退

前路漫漫亂石磊磊

王丞相：等等，我來問。

陳世美：老相國—

王丞相：不能問嗎？

陳世美：這一

陳惟恩：(拉冬妹一起跪下)請相國大人做主！

王丞相：(扶起)好好好，本相替你們做主。

陳世美：老相國，公主—

王丞相：(低聲，有點調侃地)駙馬爺，誰少年時沒有這一遭，但既是親生兒女，你也該照看
才是。

陳世美：咳！(將錯就錯)老相國知我苦衷便好。

王丞相：既然如此，你看應當如何？
陳世美：與你們黃金十錠，回鄉度日去吧。
王丞相：(點頭)那也夠豐衣足食了。
陳惟恩：啊—相國大人，你就是這般做主的嗎？
王丞相：你還要些什麼？
陳惟恩：我什麼也不要，只要他一句話。
王丞相：什麼話啊？
陳惟恩：要他說我娘親不是被休棄，是……
陳世美：(再度打斷)一句話還不容易，何須煩勞相國大人？
王丞相：說的也是(起身)你父子多年未見本相就不多打擾，好好敘敘舊情吧。
陳惟恩：丞相！
王丞相：(回頭)唔……
陳惟恩：丞相要替我母親伸冤啊！
王丞相：(搖頭，像聽見童言童語般微笑) 說哪裡話來？
陳惟恩：(指陳世美)十五年前，他、他、他曾經(陳世美以眼神威脅)
王丞相：怎麼樣？
陳惟恩：(下定決心，避過陳世美眼神)他要殺我母子三人滅口！
(眾人驚叫。冬妹掩面跌倒，王丞相、陳惟義不可置信的望著陳世美)
後台：(唱)一言吐實眾心驚
 冷泉沸水同澆淋
 彷彿間，駙馬一身凝成冰
 裡裡外外明如鏡
 中央一顆藏禍心
 傾盡黃河洗不淨
王丞相：你此言可真？
冬妹：哥哥，那不是真的吧？
陳惟義：你、你別血口噴人！
陳惟恩：也罷！
(唱)乾乾脆脆事明講
 千災萬禍我來當
 他當年收拾行囊別寒窗
 說道富貴有無早回鄉
 入京城，九霄雲外把前事忘
 結髮妻，等不到音書紙半張
 攜兒女、進京忙
 哪知我父登高第
 早蒙天子賜妻房
 人人傳揚成歌唱
 我母欲哭無淚難聲張
 奮不顧身轎前闖
 要喚回、賢夫婿、禍福同嘗
 卻換來、殺身令、要三人全喪
 死裡逃生荒郊藏
 暗無天日如埋葬
(拉陳惟義指著陳世美)

罔自我二人名恩義
卻原來生父是虎狼

王丞相：此話不假？

陳惟恩：人證物證據在，不敢作假。

王丞相：(加重語氣)駙馬爺—

陳世美：啊—

王丞相：你早有妻室，何不向聖上奏明？

陳世美：這……

王丞相：你這是害聖上與太后公主，同你做了不義之人！

陳世美：(緊張到極處，反而開始慢慢鎮定)老相國此言差矣。

王丞相：嗯？

陳世美：(唱)這世間誰不想金榜題名

除讀書，萬般皆下品

私情眼中輕、只管登龍廷

你老相國可要仔細聽

當年趕考進盛京

兩袖清風身飄零

有一青樓人家女

救你免受風霜凌

收留在家整三載

日日書聲伴琴聲

(白)後來的相國夫人，可有他的份？

如今他年華已逝花殘盡

獨對著青燈古佛了此生

王丞相：這……這……這……好一個陳世美，反倒指責起我來！罷罷罷，你家的家事我不管，告辭了！(怒下)

陳惟恩：相國大人、相…… (回頭，正好與陳世美眼光相對)妹妹，我們走！

冬妹：哥哥……

陳惟恩：現在不走，難道等著他認你不成？

陳世美：孩兒

陳惟義：欸—

陳世美：不是叫你。

陳惟義：喔。

陳世美：孩兒你近前來。

陳惟恩：(背)他怎又叫起孩兒來？

(冬妹正要走過去，陳惟恩仍猶豫將他拉住)

陳惟恩：妹妹，別過去！

冬妹：可是我……我還沒見過爹爹。

陳惟恩：你要會殺人的爹爹嗎？

冬妹：我……(在陳世美和陳惟恩之間來回望，猶豫不決)

陳世美：(作哭泣狀)孩兒啊！為父當年一時糊塗，犯下大錯，你們就原諒爹爹吧。

陳惟恩：你方才說我們冒認官親是為何？

陳世美：你不知官場險惡，心事怎可輕對人言？

陳惟恩：心事？

陳世美：(唱)你不知我心中事啊—

就算將肝腸悔成千千段
終不及剛下令便叫韓琪回轉
我是白日常思、夜夢驚喚
本以為今生見面總無緣
沒想到上天竟垂憐
重見兒面卻不能坦露情懷
只恐丞相將密事傳入公主耳邊
我兒女的性命蒙憂患

陳惟恩：(唱)假似真，真似假
縱是假也叫人淚如雨下
十數年，哪一日不憶父子親狎
哪一刻不想承歡膝下
孤兒多難受人欺
賤如蒲草遭凌踏
偏是你重樓深宮遠天涯
兒哭求助無應答

陳世美：(拭淚)是爹爹的不是，害我兒受苦了一

冬妹：(慢慢靠近，終於靠向陳世美膝前)爹爹.....

陳世美：孩兒.....

冬妹：爹爹你和我們回去吧，娘想你得很。

陳世美：(震驚，放開手)不成！

陳惟義：是啊，爹爹跟你們回家，那我呢？

冬妹：你也一塊兒去。

陳惟義：嘿，去玩玩也好，爹爹，我們幾時去啊？

陳世美：胡鬧！

(陳惟義退縮到一旁，陳世美站起，繞著桌椅思考)

陳世美：我一時心動，怎生忘了還有秦香蓮？他定是不肯善罷該休！遲早洩露給公主知道.....(背)唉！你好糊塗啊你，這舊情多年前就已割捨，今日反倒不能？

(唱)當年斬情思、斷舊夢

安安穩穩坐在駙馬宮

那韓琪持刀去，我心猶不動

才有今日富貴無窮

若為舊情棄前功

遲早是煙消雲散兩頭空

陳世美：(對冬妹盡量口氣溫和)孩兒，你聽不聽爹的話？

冬妹：我.....聽的。

陳世美：回去告訴你娘，帶你們回家鄉去吧。

冬妹：爹爹你呢？

陳世美：爹爹安排好這裡的事，也就回去了。

陳惟恩：(唱)

他口口聲聲勸回轉

分明是緩兵之計來拖延

我一腔熱血的心灰冷

流下的淚水驟然乾

悔方才不該將他信

白落下清清兩道泉

(白)妹妹，我們走吧！

妹妹與我回家轉

從此生死兩無干

陳惟義：喂，大哥，你們不能走啊！

陳惟恩：哼！你是公主之子金枝玉葉，我只是一介平民。與你有何相干？(欲下)

(內)拿下！別讓他走了！

(侍衛上)啓稟駙馬，又有人闖府！

陳世美：大膽！還不速速拿下！

侍衛：可.....可是攔不住啊！

陳世美：啊？

(內傳出劇烈打鬥聲，韓琪與眾侍衛打鬥，護秦香蓮上，陳惟恩捲入，陳惟義護冬妹下。侍衛被韓琪打退)

秦香蓮：陳世美，還我女兒來—

陳惟恩：娘親，韓叔叔。

秦香蓮：孩兒，無有事吧？

陳世美：韓琪，你來此何幹？

韓琪：(下拜)來向駙馬爺交差。

陳世美：你交的什麼差？

韓琪：啓稟駙馬，三個人頭俱在。

陳世美：哼，的確俱在。

秦香蓮：陳世美！你還想著要我們母子三人的性命嗎？(拉陳惟恩一起站到陳世美近前)我們母子今日送上門來，你、你就動手吧—

陳世美：(將二人用力推開)我放你們一條生路、眾侍衛，與我趕了出去！

韓琪：咳！(亮刀，趕來的侍衛又退下)

陳世美：韓琪，你這是什麼意思？

韓琪：駙馬爺天倫團聚，豈能讓人打擾？

陳世美：哼！這一十五年你音訊全無，今日一回來就在本宮面前放肆而為，你、你可知罪？

韓琪：(下拜)韓琪負了駙馬之恩，罪該萬死。

陳世美：知罪就好，左右，與我拉了下去！

韓琪：慢著！請駙馬聽韓琪一言，而後任憑處置！

陳世美：講！

韓琪：請駙馬認了妻子兒女，韓琪死而無怨。

陳世美：你.....今日來的都是逼我認親，罷了.....(拂袖欲下，韓琪上前擋住，陳世美改走別的方向，韓琪又擋)

韓琪：駙馬請了！

陳世美：(唱)

欲下堂他左擋右攔

聲威一震天搖憾

似這正義凜然、不動如山

好叫我心灰氣短

側眼瞥見秦香蓮

一腔怨忿、滿目戚然

手挽孩兒將我看

看得我、水淋淋、汗濕衣衫

韓琪：(唱)闖回府事發突然

我實無計巧應變

唯有作青山石屹立堂前

叫他的妻兒，情真意切、意切情真訴恩怨

但願那，駙馬惜兒心意還

剖衷腸，恩恩怨怨化雲煙

盼到個悲喜交織大團圓

韓琪就粉身碎骨也不難

(陳世美、韓琪各繞場半圈後面對面、再轉向背對對方)

陳世美：(白)我若不認他怎麼辦

韓琪：他若不認我怎麼辦

陳世美：(唱)恐怕是多年風水輪流轉

賜他的鋼刀回頭斬

韓琪：若盡心盡力不能挽狂瀾

到那時一口鋼刀、我自飲餐

陳惟恩：韓叔叔，不用逼他，就算他認，我也不認。

(唱)親生之兒親手斬

未下刀早將父子情生生割斷

我盼的是鏡中影

望的是水底山

酒醉怎能常留醉

夢醒就該夢裡還

他眼裡舊時妻兒不如官

拔快刀斬亂麻莫再糾纏

秦香蓮：孩兒說的是，我們不用認他，接了你妹妹，快快走吧！

韓琪：駙馬爺—(唱)

韓琪背信實不願

願你聽一回逆耳忠言

榮華富貴雖難得

謀害親人太兇殘

韓琪負你十五載

心中如有重石懸

雖然是，保你妻兒、誠心一片

雖然是，人稱義舉、英雄肝膽

終不改，負恩名，耳畔留連

難使我，對信諾，開懷坦然

千思萬慮同一念

寒冰烈火多熬煎

難道你，不似我

長受風霜盼日暖

(白)大嫂啊—(唱)

你愛看那蝴蝶花前舞

卻悲嘆鴛鴦戲水間

皇城家鄉兩頭望

舊景裡徘徊留連

勤採桑畜養春蠶
織寒衣年年不斷
我看在眼裡，銘記在心田
怎說你不會想天倫
怎說你不思續前緣

秦香蓮：(唱)我縱然想天倫、續前緣
奈何今時路早已不見舊家店

陳世美：(唱)我與他結縭僅十年
十五載在皇家院
說甚的捨卻這般為那般
平白無故、自造禍端

秦香蓮：十五載在皇家院
他慣與富貴來周旋
哪能再將寒門顧盼
況且有古廟風波前車之鑑

韓琪：古廟事讓韓琪一人贖罪愆

秦香蓮：他自斷親情、與你無關

韓琪：我不下刀、久待他心轉意還

秦香蓮：他眼底哪有半分留念
依然是牡丹叢、芍藥欄
盛佳餚的金銀器、膾鯉魚的水晶盤

韓琪：(白)這……(唱)
到如今我也有口難辯
十五年的苦心拋深澗
是信錯了人還是打錯了算盤

秦香蓮：縱然是三分怨恨做二分冤屈、一分眷戀
回轉蓬門意志堅

韓琪：(長嘆，轉而對陳惟恩說)你卻又如何？他終究是你的親生父親。

陳惟恩：他的兒子是陳惟義，不是我！

韓琪：他要不是一心一意記著你，如何能將公主之子取名惟義？

陳惟恩：哈哈，在他的眼裡、在這世間早已沒有恩義，惟恩惟義？不過是個笑話！

韓琪：孩子，你不明白，這人間恩義你是日日看得清、摸得著。

陳惟恩：在哪裡？

韓琪：(白)看你的母親—(唱)
悲悲切切他已自負冤
卻心心念念猶將蒼生懸
擊鼓鳴冤非他願
也知是為民保忠賢
那心量守著荒郊無人見
只等著天地來明鑑

(手指天)你看到了嗎？

(白)你問恩義哪裡見？(唱)

在一片鵝毛千里傳
在千金一諾結金蘭
在刎頸之交同赴難

生死交關一瞬間(拔劍自盡，斷斷續續地唱)
如今我難將恩義全
只願你永記不忘今日言(倒地死去)
陳惟恩、秦香蓮：韓叔叔—(伏屍哭泣)
陳惟恩：(唱)

自幼依靠的擎天樹
如今作傾倒的青山在眼前
原見你狂風驟雨猶不動
竟有爲一諾千金死也干
沐恩情我學你志誠心膽
暫將那千怨萬恨作等閑
(白)我銘記在心，絕不敢忘！
(內)公主駕到—(燈暗)

七、斬美

(內)公主駕到—(燈亮，公主、宮女上，陳惟義、冬妹跟隨在後。陳世美作出欲躲藏、或將秦香蓮、陳惟恩藏起來的動作，但已被公主發現)
公主：駙馬—你做什麼來？
陳世美：這、這、這個……公主容秉—
公主：不必了，方才我在屏風之後已聽得明明白白。
秦香蓮：女兒—
冬妹：娘親—(向秦香蓮跑過去，卻看見韓琪的屍體，愣住)韓叔叔，你怎麼了？
(哭泣)韓叔叔死了！
冬妹：死了……爲什麼？哥哥、娘……你們說是怎麼回事？
(秦香蓮陳惟恩轉頭不語，冬妹轉頭望陳世美)是不是你害死他的？
陳世美：我……自然不是！
冬妹：那爲什麼韓叔叔好好的，到這裡來就死了？
陳世美：這……我哪裡知道？
冬妹：哥哥說你會殺人……你、你……娘—我們走、我們回家去、我們回家去！
公主：(向陳惟恩、冬妹招手)孩子，你們過來。(陳惟恩、冬妹慢慢走向公主，公主一手拉著一個仔細觀看)駙馬，這兩個孩子和你真像啊。
陳世美：(陪笑)公主……
公主：秦香蓮—
秦香蓮：公主—
公主：我認下你的孩兒收養在宮中，你意下如何？
秦香蓮：這……
陳惟恩：公主娘娘，惟恩冬妹已有母親，不敢相認。
公主：(點頭，像是嘉許、也像在做某種考慮)秦香蓮，那你呢？
秦香蓮：哪個做娘的不要孩兒？況且如今只剩我母子三人相依爲命。
公主：這麼說來，你是不願的了？

秦香蓮：恕難從命。

公主：(作怒容)你不從命，可別怪我容不得你們了！

秦香蓮：香蓮早已說了，我們母子三人在此，聽憑處置。

公主：駙馬，你說呢？

陳世美：這.....任憑公主處置。

公主：當真？他是你舊妻，你不為他說情嗎？

陳惟義：我說情、我說情，娘親你留他們下來吧。

公主：你說情卻是無用，要你父親說。

陳惟義：爹爹你快說啊！

陳世美：(背)莫不是公主試探於我？唉，這個、這個.....

(唱)婦人家心思細、器量窄

何況金枝玉葉、皇家血脈

從來是一呼百諾無人違

我可要謹思量免他疑猜

公主：駙馬—你還未答言呢！

陳世美：唉呀！

(唱)

一片心不得分兩塊

趕緊對公主表一表白

陳世美：本宮與他們三人早已恩斷義絕，對公主並無二心啊！

公主：哦？對我並無二心？

陳世美：正是。

公主：那好！來人將這三人推出斬首！

陳惟義：啊！慢著慢著、娘親你聽我說啊。

公主：你說什麼？

陳惟義：我說，不可以殺啊。

公主：這是為何？

陳惟義：這個.....喔，他們沒有犯法啊。

公主：沒有犯法？(陳惟義點頭)不能殺？(點頭)那駙馬你看怎麼辦啊？

陳世美：冒認官親，這就是犯法！

公主：你聽見了？冒認官親。來人—

陳惟義：唉！等等，他們是我的哥哥姊姊啊！

公主：他們是你的哥哥姊姊，那又如何？以前從沒見面，你爲了他們就不聽爲娘的話了？

陳惟義：這.....當然聽當然聽。(一面替公主搥背，一面撒嬌)我想要他們和我作伴，好不好呀？

公主：他們和你作伴。(指秦香蓮)那他呢？

陳惟義：他呀.....他、他、他不是壞人啊。

公主：放了他，你爹爹要跟他回家，你說好嗎？

陳惟義：爹爹說不回去了。

公主：他的話怎麼信得？偷偷的又跑回去了。

陳世美：這萬萬不會！

公主：(當作沒聽見，繼續對陳惟義說)他們有了爹，你就沒有啦。

陳惟義：娘親你去和皇上太后說，爹爹就不能走啦。

公主：駙馬，你可聽見了？

陳世美：(背)這萬萬不能讓皇上太后知道.....(白)公主啊，你怎麼就信不過本宮？

公主：要信你也成，那一把鋼刀，給你表明心跡。

陳世美：鋼刀.....(陳世美猶豫不決)這是要我親自下手？當年拿這把刀的是韓琪，我便惡夢連連，要是親自下手，往後.....往後我每踏一步都要膽戰心驚啊！

公主：孩兒，與娘親進宮面聖！

陳世美：公主且慢—(背)反正欺君之罪也是抄家滅門，不如.....

(顫抖的慢慢上前撿起鋼刀，再慢慢走向秦香蓮、陳惟恩和冬妹，但眼睛望向其他地方。陳惟恩擋在母親妹妹身前，睜大眼睛瞪著陳世美。陳惟義要靠近，刀鋒突然轉向他，他驚嚇退到一旁去)

(後台唱)

三月裡遍地瓊花顏色盡
只剩下柳絮隨風繞天迴
就好比有情天地為泣血
扯碎白綾落下了大雪紛飛
(陳世美鋼刀高舉準備落下)

公主：陳世美！

陳世美：(吸氣到一半突然停止，鋼刀落地，狐疑不安地)公主有何吩咐？

公主：(唱)好一個英明果決的駙馬爺

好一個大義凜凜將親滅
十五載風濤宦海路
學來了心思揣摩巧拿捏
四十年在手的狀元筆
學不來情義二字如何寫
略試你心鋼刀舉
如親見古廟月黑殺人夜
秦香蓮，欲哭無淚遺長恨
皇家女，心有戚戚多悲切
斬我斬他何分別
怎再敢與你生來同歡死同穴
枕邊留刀太不堪

(撿起鋼刀)

這鋼刀該將你斬絕
斬你個欺君賊、禍國端、騙人精、殺人犯
看你是無血無淚？是無知無覺？

陳世美：(驚嚇跌倒)公主.....我不是.....我對你是一片誠心啊！

公主：對我一片誠心？想我今日深得太后寵愛，萬一有一朝失了庇蔭，(高舉鋼刀)這不就是你的誠心？

陳世美：這次是千真萬確決不食言！公主，你就看在夫妻情分上恕我這一回吧！(拭淚)

公主：(唱)今日裡夫妻情分輪他講

念十數年恩情實難放
若他們情猶在、寬宏大量
我也開一面繫國本的鐵法網

公主：也罷，我再給你一條生路。

陳世美：(大喜過望)多謝公主！

公主：且慢。在此的都是你的妻兒，饒你不饒你，得問過他們。

陳世美：這.....

(陳世美環顧所有人，眾人互相對望)

公主：(略略點頭)冬妹，你說呢？

冬妹：我？要我做什麼？

公主：你願不願原諒你的爹爹？

陳世美：女兒，你不是一直很想見爹爹嗎？快來爹爹這兒.....

冬妹：我的爹爹.....(慢慢走向公主，接過鋼刀輕輕撫玩)

(唱)

冷冰冰的鋼鐵、清靈靈的刀光

熱血猶在化淚淌

初學語時你欣喜若狂

學步是你攜手相幫

採果甜味我先嘗

如捧著明珠在掌上

這物在人亡摧人腸

你怎忍撒手去、將兒女棄道旁

(轉頭將刀輕輕放在桌上，面對指著陳世美)他害死了韓叔叔！我不要再見到他！

陳世美：(跌坐在地)完了完了，連他也不怨我，我的性命堪憂啊！

公主：秦香蓮，你呢？

秦香蓮：我啊—

公主：你饒不饒—(用力推了陳世美一下)這人啊？

秦香蓮：這要是換成公主你，饒還是不饒啊？

公主：要說我，鐵定不饒！

陳世美：(背，一面頓足)唉！我早就知道，他是不會放過我的呀！

秦香蓮：公主啊！你可知道，我是.....

(唱)十數年案上積蠟淚

那是一寸傷心一寸灰

一分腸斷一分碎

前塵景、舊夢難追

去何處覓人間情可貴

終朝苦恨相追隨

那一回雪夜傷人已難忍

更那堪厲厲刀鋒眼前揮

終究是此生心願已違

怎饒恕他駙馬爺、陳世美

公主：哀家明白了，你.....唉，哀家定替你作主。

秦香蓮：多謝公主。

公主：陳惟恩。

陳惟恩：啊—

公主：你認為如何？

陳惟恩：這個.....

陳世美：孩兒.....你.....(陳世美作欲哀求狀，陳惟恩冷然而視，搖頭)

公主：你是決意不饒他了？

陳惟恩：不.....我不想讓他死.....(唱)

我既一心向明月

不怕明月照溝渠

需守著韓叔叔他、臨終一語
謝我父所生九尺軀
如今仍在、憑我來去
願將他所忘的恩義來延續

(白)韓叔叔希望我原諒他。何況這人間的是非黑白我已明瞭，他如何我都不在乎了。

陳世美：(感到十分意外，四處看看再回想所有事，突然覺得啼笑皆非)哈哈，原來……負我者韓琪，救我者也是韓琪，哈哈……

(陳惟恩一手拉著秦香蓮、一手拉冬妹，三人同泣。公主轉頭偷偷拭淚，再對著陳為義)

公主：孩兒—

陳惟義：啊？我、我也要說啊？

公主：這爹爹也有你的份啊。

(陳惟義一下看秦香蓮、陳惟恩冬妹那一面、一下看陳世美、一下看公主，非常難下決定，作頭暈眼花貌)

陳惟義：唉—這、這、這……這不是為難我嗎？我還是聽娘親的，你說什麼我就是什麼。

公主：(環視所有人)我看眾人心意已決，我的心意，又該誰問？

(唱)想我自幼生帝鄉

金枝玉葉栽華堂
今日剪來那時修
精雕細琢、線纏絲綁
繫得我如懸絲木偶憑人擺
似枯井中的止水無搖蕩
因此常盼有個天賜才郎知心意
相守著紅綃帳裡度鴛鴦
大比之年招狀元
才免得深宮寒月訴衷腸
如今方知他羨的是我出身高貴
是駙馬的光輝耀玉堂
相敬相親、體貼隨意
是一心攀附在高枝上
我終究此生長恨無知音
清清白白、乾乾淨淨無下場

(白)駙馬啊—

不是我不念夫妻情長
心歡意和難相忘
奈何你榮華享盡
全靠做了十五年的負心郎
今日事恰如當頭棒
敲不醒你沉迷苦海汪洋
縱然想前事都放
也知國法天威難測量
說出的話語不能改
可嘆你親情恩情都埋葬

公主：這情理難恕、國法不容！來人！

(內)：在！

公主：預備車馬，與我進宮奏告聖上，依法論罪！(幕急落)

